

中國新浪潮作品選之一

中國大陸罪案小說選

岑螢 編



通今出版公司

編者：岑瑩

出版：通今出版公司

香港莊士敦道10號15樓

承印：發展輔佐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木星街七號

發行：利源書報社

香港九龍砵蘭街18號1樓A

目錄

民主與法制的吶喊（代序）	岑 瑩（2）
審判	李棟 王雲高（5）
《長江文藝》一九八〇年第五期	
北京來的檢察官	蘇德禎 李延柱 藍陽春（15）
《當代》一九八〇年第二期	
法庭內外	宋曰勛 陳敦德（31）
《電影創作》一九八〇年第一期	
檢察長人選	徐紹武（68）
《人民文學》一九七九年第八期	
權與法	邢益勛（75）
《劇本》一九七九年第十期	
辯護人	王亞平（107）
《廣州文藝》一九八〇年第五期	
帶手銬的「旅客」	紀 明（117）
《電影創作》一九七九年第九期	
神聖的使命	王亞平（145）
《人民文學》一九七八年第九期	
誰之罪	李昭淳（162）
《廣州文藝》一九七九年第五期	
救救她	趙國慶（172）
《工人日報》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一個女預審員的自述	徐 曉（210）
《安徽文學》一九八〇年第一期	
破案之後	龐太熙（218）
《作品》一九七九年第一期	
犯人李銅鐘之死	張一弓（226）
《收穫》一九八〇年第一期	
舌頭	韶 華（251）
《鴨綠江》一九七九年第六期	
大牆下的紅玉蘭	從維熙 梁劍華（255）
《電影新作》一九七九年第六期	

民主和法制的吶喊

(代序)

清洗四人幫後，在文革浩劫中深受磨折的中國民衆和北京新領導層，撫摸着身上和心靈的創傷，深沉地探索和思考起十多年來走過的彎路和遭遇的挫折，總結出各種歷史、社會的以及制度上的經驗和教訓。文學家們以他們敏銳的觀察力、生動的語言、熾烈而尖銳的筆觸，把這些探索和回顧，訴諸文字，這就是近年來在中國大陸興起的新寫實主義的創作潮流。

在新寫實主義文藝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罪案小說（也有電影創作和話劇）的創作。它表達了人們在總結慘痛教訓後得出的重建中華民族的一個關鍵性路向：必須完善民主和法制。

這兩三年來，發表於中國報刊雜誌上的罪案作品，數量相當多。不論作品描寫的對象，還是接觸的社會背景都十分廣泛，如果加以概括，大致可分為三大類：（一）探索和揭示罪案形成的各種社會背景和思想根源；（二）描繪民衆、特別是司法人員在「公檢法」被砸爛之後，為爭取法制而進行的可歌可泣的鬥爭；（三）揭示在北京領導層致力重建法制之際，中國司法界面臨的重重阻力和進行的艱巨鬥爭。當然，這三大類是不能截然分開的，有的作品中，三方面都接觸到。

罪案的發生，表面上是偶然的，但深入分析後，總會發現它的背後隱藏着深刻的社會問題，或者是意識形態的，或者是社會制度的，……。「社會的錯」這句話，似乎語帶嘲調，事實上各種社會環境往往是罪案發生的重要因素。在第一類作品中，人們可以發現作者的筆端，觸及各個歷史時期鮮為人知的內情。《犯人 李銅鐘的故事》描寫在大躍進年代，十里鋪公社的黨委書記為了迎合上級好大喜功，謊報糧產，尅扣口糧，使得農民斷糧七天，終於絕望地走上逃荒的道路。這種慘絕人寰的景象，導致李家寨黨支部書記李銅鐘，這個出生在逃荒路上的小長工，土改時的民兵隊長、抗美援朝的復員殘廢軍人淪為了「搶劫犯」。他臨

死前的罪名是「勾結靠山糧站主任，煽動不明真相的羣衆，搶劫國家糧食倉庫的首犯」。《誰之罪》探討了文革年代武鬥思想狂熱的基礎。原來相親相愛的兄弟姐妹、親密無間的同窗朋友，竟然反目成仇，死不相讓，這究竟是為什麼啊？僅是江青一句「文攻武衛」就能煽起的嗎？《救救她》則描述一個勤奮純潔的女青年李曉霞，在特權泛濫，上學被開除，招工被頂替的數重打擊下，鋌而走險，冒充高幹子弟獲得了上大學機會，結果事敗遭拘捕，釋放後終於淪落爲玩世不恭的女流氓。它接觸的社會問題，就更廣泛了。

第二大類的作品，事實上表達了人們對法制的渴望。在黨紀國法蕩然無存的歲月裏，一方面是冤獄遍於全國，一方面是罪案頻仍，外侮猖獗。無數良心未泯、富正義感的中共司法人員，在極端困難環境下，爲昭雪冤案，懲辦罪犯，進行了卓絕的鬥爭。《帶手銬的「旅客」》，描寫一位老公安幹探在遭受重重迫害下，爲保衛祖國安全，逃過上級的「通緝」，萬里迢迢地追蹤蘇聯間諜。《神聖的使命》則反映公安人員王公伯，爲執行法律，義無反顧地堅持揭發一個省委頭頭製造的冤案，終於遭到暗算，以身殉職。這一類作品的內容，多數奇情曲折，高潮迭起，雖然藝術上不夠成熟，但它們接觸到的事實，仍是觸發人們深思的。

第三大類的作品，在中共倡導民主和法制的今天，尤其具有現實意義。清洗四人幫後，中共致力重整法制，但這條道路委實荆棘滿途，極之崎嶇：十多年極左思潮的遺毒，數千年封建思想的殘餘，各種各樣的官僚特權和頑固的習慣勢力，從各方面干擾法律的公正。《檢察長人選》、《辯護人》、《法庭內外》、《北京來的檢察官》、《權與法》等，都圍繞上述社會現實而鋪開。它的觸及面是廣泛的：如何選擇適當的司法人員？如何處理法官和律師的關係？特別是如何排除特權的干預，維護司法的獨立和尊嚴……

值得特別推薦的是小說《審判》，它寫的是中國文學中還沒有觸及的一個領域。忠心耿耿的老幹部劉磊復出後，主持一個大規模水庫工程施工，由於長期受左傾思潮影響，習慣於不重實踐，輕視科學，盲目指揮，終於釀成圍堤崩潰，人民生命財產遭到嚴重損失的經濟事故。在追查責任聲中，他被捕了，同盜竊犯、強姦犯關在一起。他極之想不通。而圍繞劉磊的審判問題，法庭內外，「情」與「法」又展開了激烈爭論。故事的結尾，是劉磊誠心服法，甘願作這類案例的第一個犯人，以期改變中國長期無法可依、有法不依的混亂狀況。這篇小說，創作巧妙而

真實，揭示了中國四化建設中的重大社會矛盾，讀來扣人心弦。

總的說來，近年來中國罪案小說的創作，內容的深度和廣度，比之過去有重大突破。只是在技巧上，參差不齊的現象是比較明顯的。但無論如何，每一個作品都是民主和法制的吶喊，儘管有些聲音沙啞，有些聲音帶着稚氣。

岑瑩

一九八零年十月

审 判



李 林 王云高

看守所那长廊的尽头，有一间单独的监室。和所有同类建筑物一样，它只有一个小小的，而又高不可及的窗口。与窗口正对，是一扇坚固的、铁条焊成的门。它是那么狭窄，以致好不容易才挤进来的光线早已成了强弩之末，昏暗难辨了。

从铁门往里看，朦胧中可以看到一个佝偻的身影，他伫徇在一张简易的小桌上，这样一动不动的至少有两、三个小时了。

这是一位颇不寻常的犯人，姓刘名磊，仅仅几个月前，他还指挥着一个大型水库工地的千军万马，建成了一座在全国也排得上号的青云水库。想不到水库建成不久，一连几场大暴雨便把它冲垮了，给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惨重的损失。为此，地委和专署挨了通报，而经过各方面的调查，刘磊要负主要责任，因为他身为指挥长，不接受总工程师的正确意见，一味强调什么高速度，搞什么边设计，边测量，边施工，以致水库刚竣工，便发现好几段堤坝坝基下沉，终于导致水库崩塌。由于情节严重，损失巨大，上级检察机关认为必须追究刘磊的法律责任。法院也决定组织一个特别法庭，受理此案。就这样，刘磊被关进了这个小小的斗室。

刘磊并不文过饰非。每想到由于水库崩塌而造成的损失，他便觉得揪心一样痛楚难当。有句古话叫“杀一头而谢天下”，如果丢掉自己的脑袋而真能“谢天下”，他会毫不犹豫地一头撞碎在这冰冷而坚硬的石壁上！可是，作为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干部，他能那么没出息，又那么不负责任地用死去开脱、去逃避么？

他想的远远不止这些。他象一个严峻的法官，一年一年，甚至一月一月地回顾自己过去的一生。是啊，他不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人”，的确干过不少蠢事。但扪心自问，就拿青云水库的崩塌来说吧，难道是自己存心要让它的围堤溃决的么？“三边”也非自己的发明，五八年以来很多工程不都是这样干的么？而且连部长同志也曾两次尖锐地指出：“速度问题，首先是政治问题。”

他茫然的目光又触着这又冷又硬的墙壁。啊，监狱！在这一生中，自己和监狱打过多少次交道呵。这个看守所，是原国民党保密局的一间专关政治犯的监狱改建而成的。这个城市解放时，作为尖刀营的营长，他指挥部队穿插到这里，把被关押的两百多名战友抢救出来，就在门口这条长廊上，他挂了战争时期最后一次花，立下了又一次战功。

命运是多么捉弄人啊，“四害”横行时，

他被“监护审查”，关到了这个地方。粉碎了“四人帮”，他才走出监狱，恢复了工作。抱着一种早日实现四化的紧迫感，他带病请缨，来到了青云水库工地，他要把被“四人帮”夺去了的十年时光夺回来，可就在这恢复工作的第一仗，他……

一缕阳光越过了院外高墙，突然投射进来，监房顿时明亮起来。这时，我们才终于看清了这位佝偻着的前指挥长，他右手托着脑壳，眼睛盯在前面那又冷又硬的墙壁上。他的头发早生白丝，起有道道棱角的方脸膛上，给人以一种果决、威严的感觉。哪怕是在牢房里，这种气质还是很容易让人感觉出来。

那缕阳光慢慢移动，照到他脸上，又投到壁上，显然，他被扰动了：阳光一闪，使他看清了墙上两块坚硬岩石中间的隙缝，墙那边又是些什么人呢？虽然他看不见，但却清清楚楚。比方说关在隔壁的那个干瘦老头吧，他曾与一个受越南内政部的特务操纵的一个投机倒把集团勾结，走私烟土、黄金、手表，扰乱国家的金融与市场。自卫还击战斗打响前夕，这个干瘦老头竟以五公斤烟土为代价，向越寇出卖了我军调动的情报。再如紧挨干瘦老头的另一间监室，关的是三个年青人，那五短三粗，满脸横肉的家伙，曾因打群架，一刀捅死了一个待业青年；另一个瘦高个，是强奸集团的首犯；第三个外表文弱，戴着一副无框眼镜的，是一个无耻的春宫画片商，经他手便复制了几千张黄色淫秽的裸体照片在黑市出售，……通观整个看守所，关的就是这么一些败类。刘磊竭诚拥护对他们绳之以法，否则无以保护广大人民群众，无以保卫四化的伟大进程。想到这里，他的心颤抖了：那么自己呢？是什么犯？难道要把自己的照片和名字在判决布告上和这些特务、杀人犯、强奸犯列在一起？一股冷气直透脊梁；另一股更可怕的怒气，升腾起来，胀满了胸间，他终于不能自持，“咚”地站了起来，狠狠一拳擂到了桌上，“砰”的一声，桌子被打得塌倒在地上，象劈天一声雷，震动

了附近十几间寂静的监房。“谁？干什么！”“听声音是109号，刘磊！”走廊那头，传来看守员的喊声与脚步声。

“小李，我们一起去看看。”另一个人的说话声。嗓音厚重而圆润，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刘磊脸色刹时变得死白，两手也抑止不住微微颤抖起来。

他直挺挺地站着，听着那脚步声越来越近，终于“咣”一声，铁门打开了。叫小李的值班看守员站在门口，让两个人走了进来。走在前头的那位，年纪已五十开外，是公安局预审科的科长，在这之前已经和刘磊打过几次交道；走在后面的是位中年人——就是嗓音厚重而圆润的那一位。看来他的激动不下于刘磊，要不是监房光线太差，刘磊一定能看到这位中年人的脸，也苍白得和自己一样，连一点血色也没有。一见到刘磊，中年人张大了嘴巴象在喊什么，却没有发出声音。但两人的目光相遇了，是关切？是痛苦？是悲凉？还是哀怨？不！刘磊无法品味儿来，他的心再一次狂跳了。

预审科长则冷静得多，他完全用公事公办的口吻说：“刘磊，拘禁时期，你更应该冷静。审理你的案件的审判法庭已经组成，近期便要对你进行开庭审判。现在向你宣布特别法庭的成员名单……”

预审科长向他宣读了庭长、副庭长、审判员的姓名，然后说：“你的案件的公诉人，是检察院的陈喆。”说完瞟了一眼同来的中年人。

刘磊的眉梢一跳，又深沉地看了中年人一眼。这时，被称为陈喆的这位中年人已经控制住了自己，把脸孔绷紧得几乎一丝表情都渗不出去。但刘磊却知道，这种毫无表情，正说明他内心掀起了巨大的浪涛。是的，冰冷的地壳下面，不是也奔突着灼热的岩浆地火吗！

预审科长继续说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七十六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你除了自己行使辩护权外，也可以委托律师代为辩护。如果你不方便请律师，

法院可以代为委托律师，给你出庭……”

刘磊极不耐烦地盯了这位预审科长一眼，尽管他知道，在我国建立和健全律师制度意义重大，而预审科长的话，是例行公事，大概对每一个要被判刑的人都是这样讲的，正如住院部的值班护士对新入院的病号作检查一样。可是亦唯其如此，才越发使得刘磊的怒气不可遏止地升腾起来。

预审科长看了陈喆一眼，继续说：“对审判法庭人员的组成，如果你觉得有谁与你直系亲属，或者有人恩怨，可能会影响审判的公正的话，也可以提出回避的要求。连同行使辩护权的问题，希望你考虑一下，改天再给我们答复……”

话没说完，刘磊的怒火突然爆发，他几乎跳了起来，打雷般地喊：“我可以马上答复你：我不要回避谁，也不需要谁给我辩护。在法庭上，我会自己申述我的看法。我只要求你们再也不要来打扰我了。我需要安静！安静！”

预审科长眉头皱了，但他理解刘磊的冲动，只是淡淡地说：“刘磊，我再说一句：希望你冷静一些！”转头对着陈喆，“老陈同志，你没有什么要说明的么？我们走罢！”

陈喆还是绷着脸，没有做声，却走上前去，把倒在地上的小桌扶了起来，试了一试，不太稳当，于是回过头来对站在门口的值班看守员说：“小李，你找把榔头和几颗钉，修修这张桌子！”说完，大步地走出了监房……

二

路很宽，行人也少，掩映在一行行绿树丛中的河滨大道，沐浴在一片傍晚的金辉里。

陈喆有点举步维艰了，一步一挪地往前走。

远望是蓝的水，近看是青的树。正是桂花盛开的季节，满目堆青叠翠之中，点缀着一簇簇米黄色的小花。它是那么的素雅，那么的大方，那么充满生机，叫你不能不刮目相看，特别是它那浓郁的幽香，几乎渗透了

每颗空气分子，熏得人都要醉了。

这是河滨大道最美好的时光。可是陈喆对眼前的美景却视如不见。从看守所出来，已经紊乱不堪的心情，这时更成了一团乱麻！本来，他可以要求另派一位同志担任公诉人的，但他并非刘磊的直系亲属，或回避制度规定必须回避的人，难道能公开承认自己执法的良心会经不起考验吗？

尽管如此，他与刘磊的关系也太特殊，太不寻常了：

原来，1944年，陈喆的父母和刘磊都是这个城市里的地下工作人员。陈喆的父母住在一条僻巷里，是我党当时的一个重要的地下联络站，可是由于叛徒的出卖，联络站被破坏了，陈喆的父母被捕，后来惨死狱中。陈喆当时才八岁，被鬼子当作诱饵，困在家中。鬼子敲了个放长线钓大鱼的如意算盘，想再抓住几个共产党。可是鬼子失算了，刘磊及时把危险信号发了出去。问题是怎样把陈喆放出来。他知道这条僻巷尽头的葡萄架下有一个狗洞，便让自己九岁的儿子铁心钻进去，先把陈喆换出来，然后再设法叫铁心溜掉。陈喆是换出来了，铁心却被鬼子抓了起来。刘磊只好带着陈喆，转移到根据地。等到日本鬼子投降，党把铁心营救出狱，他已经九死余生，并且右脚被打折，永远残废了。在部队，刘磊一直负责抚育陈喆；进城后，陈喆还跟刘磊生活过好几年，直到后来他被保送进中央政法学院，离开这个城市。毕业后，陈喆在首都工作，可是二十多年来，他一直与刘磊经常联系。他视刘磊如父亲，刘磊更把他视如己出。粉碎“四人帮”后，为了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中央抽调了一批政法干部加强各级公检法机关，陈喆主动要求到这个城市，相当重要的考虑就是能在比父母还亲的刘磊身边，以慰二十多年的刻骨思念。想不到刚调来这里不久，他在这个城市头一次担任公诉人，竟是负责对刘磊的起诉……

“陈喆，你来了！”一声凄楚的声音。抬头一看，路边站着一位面目慈祥的女同志。他

自己也不知怎么回事，竟不知不觉地来到刘磊的家门前。他怔住了，叫一声：“黄妈妈！”

“听说老刘的案很快就要开庭，你担任公诉人？”黄妈妈问。她声音酸涩，满脸痛苦的神情。她就是刘磊的爱人黄文素。

“是。”陈喆机械地说。他的心象针刺一般痛楚：十几天不见，黄妈妈象一下子老了十年。噢，这种沉重的打击，确是老人家难以忍受的。

“到屋里坐坐吗？”黄妈妈心事重重地问。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使陈喆默默点了点头。

刘磊进城以后，便在陈喆父母当年住的小屋里安了家。这么多年来，职务不断提升，可他还一直是住在这简陋的小屋里。对这个小屋，陈喆是太熟悉了。在这里，他享受过生身父母的慈爱；在这里，他也承受过刘磊夫妇的抚育之情。从他还是一个红领巾的时候起，每当走到巷口，胸间就弥漫着一种幸福的感觉。走前几步，便会听到声震屋宇的刘爸爸的笑声，和亲切慈祥的黄妈妈的招唤声……

但直到现在，当他重新来到这间小屋的门前，他才真正体会到这种感情的力量。记不得是谁断言过：“人是有感情的动物”。诚然，人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可是，人毕竟更应有理智。如果理智控制不了感情，让感情牵着鼻子走，会走到什么路上去呢？因此，当他接受作刘磊案件的公诉人时，他只犹豫了一下。因为在理智上，他觉得那是应当的，而凭着自己的党性与信念，他自信能正确对待。可是当他意识到随着自己工作的进展，他是在一步一步地把亲爱的刘爸爸推进监狱，把无穷的痛苦带给他所爱的那家人的心间，而留给他们的将是一个永不痊愈的伤口时，他战慄了。“无情未必真豪杰”，情，有着一种多么可怕的力量呵。而此刻，他的小船正在这漩涡的中心航行。

进到屋里，陈喆颇感意外：这么多人？仔细一看，大多是刘磊的战友和上级。显然，

他们都是来探望与安慰黄文素的。

“呵呵，是陈喆——我们的检察官大人，到这里是要我们提供材料的吧？”一句冷得透凉并充满敌意的话向他砸来。那是铁心。只见他拄着拐杖，正用刀一般的眼光盯着自己，他不由得轻轻地发出一声呻吟。

“铁心，你——”黄文素痛苦地制止着儿子，“我们吃够了林彪、‘四人帮’无法无天的苦头，才迎来了一个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新时期，我们不能因为这个‘法’可能伤及我们的亲人，就对它反感啊！”

“老嫂子说得对！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我和你有共同的理智。”现在发话的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陈喆知道，那是刘磊的老上级、市委常委。他转过头来对陈喆说：“人心思法，人心思治，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观点相同。问题是我们要的是什么法？人民的法律应该是保护人民的，只是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可是，刘磊是阶级敌人吗？”他猛地站起来，越来越激动了，“他是个好同志，我清楚，我们在座的都清楚。”他觉得心房一下抽搐，艰难地撑着茶几，几乎是喊叫一般：“他的案子，市委常委讨论时意见就不一致。我坚持我的意见，作为一个党员，……”

他说不下去了。刘铁心艰难地用拐杖撑着站起来，把老人扶在沙发上坐下：“大叔，别激动，那没用。”他斜睨着陈喆，愤然地说：“爸爸是什么样的人，检察官至少同我们一样清楚。可是这有什么用？据说这才叫‘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黄文素埋怨地看着儿子：怎么老把个人恩怨缠在一起，陈喆又不是存心。她制止儿子再说下去：“铁心，你……”但眼圈一红，也说不下去了。她不由得双手掩面，发出低低的抽泣……

“黄妈妈！”陈喆痛苦地喊了一声，他也说不下去了。

“妈！”铁心激动地说：“我也是共产党员。我只是要向公诉人的良知提醒：刘磊是个战士。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他父子并

没有躲到后面去。就在今天，把他烧成灰，也休想找得出半点危害国家和人民的痕迹！”

这段话，一字一板，象铆枪一样敲击着陈喆的心。他的手微微抖着，为了制止抖颤，他在沙发套上抓起了一团褶皱。铁心的话有一部份是对的，那是“发之于情”，可是我们的法律难道仅仅是针对阶级敌人的么？如果它仅对一部分人——那怕就是敌人吧——有约束力，而另一部分人却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的权威在哪里？“四害”横行时一方面是无法可依，一方面却是有法也不依啊！不过他还是没有出声，有一些话，他还需细细咀嚼，甚至他觉得，连自己也还卷在这情的漩涡里而未能超脱出来。

“就是讲情又怎么样？”一个清朗的声音响起，那是个五十来岁的矮胖子，一位作家，自从发表了以刘磊为模特儿小说以来，他就是这个家庭的常客。“什么是情？换言之，就是人民的意志，人民的愿望！凭着这个崇高的意志和愿望，老刘参加了革命，出生入死地战斗了几十年，可是现在却要对他进行法制！这说得通吗？不行！他想不通！我们

这些老头子也想不通！我们今天不约而同到这里来，也就是为的这个‘情’字。公诉人同志，你既然不请自来，难道就不能听听我们这些人的反映？”

再往下，争论就乱了营了。有的从法律的角度论述过失杀人与蓄谋杀人的不同，认为对刘磊诉之以法，加之以刑，未免过分。有的又从干部政策的角度论证，认为应当全面地分析刘磊的一生，那怕水库崩塌是严重的失职吧，也是一时一事，难道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也不给？！客厅象是一团旋风，一股激流，一个沸腾的锅。

处在这激流漩涡的中心，陈喆慢慢把握住自己，越发显得出奇的宁静和深沉起来。感情上痛苦的潮头已经过去，他象是从浪涛间钻了出来。虽然痛苦还在一丝丝一滴滴地向心中渗透，但整个来说，他是越来越清醒了。

他记得，当他还是刘磊的小司号员的时候，有一次战斗中，他跟着刘磊夺回一个山头，他们的动作太快了，友邻部队还不知道这个山头已被我军占领，曾经误打几梭子



弹。而今天的情况也正如此。政法战线是一条失守了多年的战线。他，重新登上这个山头的哨兵，遭受一些误会和非议，这原是不能完全避免的。

他倾听着各种议论。象老练的领航员，分析着每股潮头的走向。他不由得想起了在政法干校学习时老师的话，以及最近在制订几个法律的讨论中一些前辈的发言：我国软弱而短命的资产阶级政权，还来不及清除封建主义的基础，我们的社会主义大厦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他记得在学习法制思想史的时候，老师举过孔子那段有名的议论：舜当了皇帝，他的父亲瞽叟却犯了法。司法大臣皋陶要追究太上皇的刑事责任。门人问孔子：舜应该怎么办？孔子回答：作为皇帝，他应该支持皋陶执法。然后作为儿子，他应该抛掉皇位，把父亲背到山林海滨去藏匿起来。由这个古老的寓言出发，引伸出“刑不上大夫”的规定，引伸出“法无诛天子之刀，无戮皇后之剑”，引伸出形形色色的“豁免权”。旧戏曲中的“御赐免死牌”，《水浒传》中柴大官人的“誓书铁券”，……总之，在社会上形成了一部份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权阶层”，这就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愿望成了一句作废的空话！

到了今天，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今天，饱受了林彪、“四人帮”的凌辱与践踏的人民，发愤图强要建设四个现代化强国的人民，难道还能容忍这种状态继续下去么？……

手肘被一只手轻轻一触，把他从沉思中拉回来了。那是来自受害公社的本案四名人民陪审员之一。他是顺便来探望一下曾在他们村养过伤的著名的独三营老营长刘石头的。想不到当年的刘石头就是刘磊，他竟要“陪审”这位老战斗英雄！他惶惑地对陈喆说：“老营长是立过大功的人，水库的崩塌又不是故意的，现在的损失已经够惨了，还要搭上一个老干部遭罪么？再说，粉碎‘四人帮’还不久，倒把一位老干部判了刑，岂不让那些王八羔子笑话！我想，我们的乡亲知道了也

会这样看的。”

“这位同志说的对。我，我不应是证人。如果刘指挥长站在被告席上，我就该和他站在一起，我是工程的技术负责人，我要检讨！”这是坐在东墙见巷里一直默不作声的高总工程师。他一脸愧悔之色，眼睛涌出了一泡泪水。

陈喆吃惊了：怎么，连他俩也改变了态度？

记得就在两天前，这位陪审员曾向他提供了他们公社遭受损失的详情，特别是谈到佟在山老汉和他孙女之死时无限愤慨，曾强烈要求对造成水库崩塌的罪魁祸首严惩不贷。陈喆也研究过作为本案证人高总的证词。证词客观、全面，并没有为刘磊强加或推诿责任。可是这两位在法律上说是有独立意志的人，竟在那股情的激流的冲击下，很快地改变了自己的观点。

具体的情作用于具体的人，有时产生的冲击波往往影响全局。情，在某些时候是多么可怕啊！

听了受害公社陪审员和高总工程师的一席话，陈喆想得更远：我们有多少为革命建树过更大的功绩、担负着更重要职务，因而更受人尊敬的同志，做过或正在做着刘磊这样的蠢事，而由于情，由于种种原因，人们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要追究他们甚至是法律上的责任。

例如有一次，陈喆曾陪同某负责人视察某大型工厂的工地。有关负责单位经过一年的勘测、设计，把工厂安排在一个峡谷里，可是这位负责人登高一望，便指示原单位改变设计，把工厂建在山麓：“为什么不考虑一下两万多工人的心愿，建在这么个狭窄局促的地方呢？我们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气魄，你们到山坡看看，背后是茂密的森林，前面是一马平川，简直是藏龙卧虎之地嘛！把工厂移上来！”当设计负责人嗫嚅地解释，山坡有沙层，地下水位又太低，工厂建在那里有困难时，我们这位负责人却说：“人，要做大

自然的主人嘛！困难怕什么！我们每前进一步，不都是克服困难的结果么？”话说到这儿，已经只有执行的份儿了！可是，工厂区还没开始第三期工程，便报废了，国家一下子损失了几千万元。事后，厂房报废就报废了，那位负责人根本没有再费心检查他指示执行的后果。

陈喆还听说过这么一件叫人哭笑不得的事：一位负责文化战线的大员要接待某外国代表团去参观一批新发掘出来的殷周铜器。他为了负责，先到陈列馆去检查一下。可一看到这些铜器就大惑不解：为什么那么肮脏，甚至还生满绿锈！于是他立即命令把铜器擦干净，送去电镀厂镀一层铜。陈列馆的负责人申诉也没有用。等到文物从工厂送回，自然是明净铮亮，好看多了，可是这批我们国家的瑰宝也只得废品收购站的价格——一元二角六分钱一斤了。可是，直到今天为止，那位可敬的“大员”，仍然主持着那条战线的工作。

在我们这个幅员广袤的国家里，这类悲剧并不是奇闻。人们在茶余饭后拿这消乏解食，发表了不少事后诸葛的高见，可是很少人愿意思索如何防止这类悲剧的发生，甚至在临到自己头上时，连声也没吭地就执行了类似的荒唐命令。为什么？除了出于一己之私的考虑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情的因素：出于对领导的崇敬、钦佩，甚至纯粹是服从的习惯。于是很严肃、重大的问题就纳入了情的罗网而无法超脱出来。可是情能解决多少问题呢？不能。要解决，得有法！得仰仗法律的权威！“大夫”犯了法，刑亦要上“大夫”，“庶人”有了贡献，“礼”亦应下“庶人”，这就是法治，而自己，不正是维护这种权威的一名普通战士么？！

想到这里，陈喆回过头来，对高总和陪审员说：“不，这个案件关系重大，不能免于起诉，考虑到刘磊的全部历史与工作，在量刑上可以斟酌。但这些问题，我们是否另找时间具体地再交换一下意见？”

这段交谈是轻声进行的。但由于他们的身份引人注目，全场静下来了，自然也听到了，于是引起了又一场轩然大波。

“这么说，”老常委激动地问，“你坚持你的看法？”

“是的。”陈喆平静地说，“这不是我和刘爸爸之间的私事，而是公诉人之于被告。如果说两者有什么关系的话，那处理两者关系的准绳只有一条，就是法律！我相信刘爸爸如果处于我的地位，也会这样做的。”

“好罢！”作家激动得嗓子都尖了：“我们接受你的挑应。虽然老刘没有意思让我为他辩护，但我要出庭旁听，必要时，我会站出来为他说几句公道话的。”

三

经过严密的法定程序，审判法庭开庭了。各界人士，包括当事人的亲友，也出庭旁听。人们怀着各式各样的思想感情来到法庭。当他们走进庄严的审判厅时，全都不约而同地压低嗓门说话，放轻脚跟走路。

审判长先宣布了案由，然后宣布了审判庭的组成名单之后，清晰地问道：“被告，你对审判庭的组成人员，有无依法申请回避的要求？”

刘磊在被告席上巍然端坐，只轻轻地摇了摇头。如果说七天以前，他的心情是委屈、愤懑多于负罪的痛苦。那么自从陈喆作为公诉人和他进行过多次长谈后，他听到了山腰工厂和电镀文物的奇闻，但他引起的是深思而不是惊奇，他知道的例子要比陈喆说的更多，也更吓人！他检查起来，自己虽然发过那种隔岸观火的伟论，但也不乏那种懵懵而随的习惯。要命的是，这种伟论，这种习惯，既非个别，又似乎顺理成章，甚至还有人能找出它们的哲学论据来！那有名的大跃进就是其中显著的一例。打倒四人帮以后，哲学受到了实践的检验，但当这个检验触及某些领域的时候，总有人划出一个个的禁区来保护那虔诚的敬仰，哪怕因此付出使真理不能

发展，人民受到损失的代价。……而自己今天的被控，虽然事件不同，从哲理上来说，不也是上述精神状态的逻辑发展么？部长强调个快字，自己紧紧跟上，压制了总工程师的不同意见，妨碍了他执行自己的职务。快，快就是一切，一切为速度让路，当真理被绝对化了之后，受害者何止刘磊一人！他记得市委扩大会上位化工厂厂长向他抱怨：为了给速度让路，他们冒险把一个防地震工程推迟执行了，让全市人民处在无形的隐患的威胁之中。那位厂长是侥幸的，因为至今没有地震发生，而他，却第一个尝到了恶果！

想到结果，他的心头一阵抽搐。开庭前七天，他看到了起诉书的副本。那些损失数字使他的心头突然腾起了负罪感。想到灾区人民的苦难，想到国家正疗治“四人帮”造成的创伤，而自己却亲手毁掉了这一部份宝贵的财富，甚至是人时，他战慄了。但是，他为人民战斗了大半辈子，他相信，他了解人民，人民也会了解他的。

空气静得象是要爆炸！

例行了几乎每个法庭都得经过的程序之后，陈喆开始宣读起诉书了。

刘磊默然端坐，象是倾听，又象是出神；两眼瞪着前方，象是瞪着审判长和陈喆，又象是谁也不看。在法庭的肃穆气氛之中，他听到一阵压抑住的抽泣声，他明白了：一定有受害人的家属在旁听，甚至作证！他的脑袋“嗡”地响了起来，一阵战慄，传遍了全身。

陈喆看得出刘磊的激动。甚至从他那死一般苍白的脸色，他也猜得到对方在想什么。陈喆知道，公诉书结束后的问话，会给他一种如何沉重的甚至是毁灭性的一击。但他不能不说，因为这时他已经不是陈喆，而是代表着法律！法律需要他把这些情况提到庭上啊！

“水库崩塌，给国家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是惨重的，无法弥补的。为了进一步说明公诉书的内容，请求审判长能让佟家寨公社的代表，也是本案陪审员何同志介绍一下他们这个地区的受害情况，以及佟在山和他

的孙女的惨死。”

谁？佟在山？惨死！刘磊几乎跳了起来。

得到审判长的允许，老何站起来了。刘磊仿佛被人掰开顶梁骨，倒下一桶冰水来。啊，是他！是佟大爷啊！那终生难忘的一幕，又展现在他的眼前。

那一天夜里，他，独三营营长刘石头到特委参加会议回来，在小佟庄附近和鬼子遭遇上了。警卫员不幸牺牲，他腿上带着枪伤转移到村里。

敌人马上包围了小佟庄。子弹呼啸着，就在这危急关头，他满身血污地进了佟在山的家。这是一间屋子半间炕的茅房，四壁萧然，连个让孩子“藏猫猫”的旮旯也没有。炕上坐着个年近五十的老汉，他就是佟在山。佟大爷用颤巍巍的手把炕席掀开了一角，藏着盖板，轻声地说：“杏花，快出来！”

炕席开处，钻出来个带着孝的少妇，怀里还抱着个吃奶的婴儿。老人告诉他，这是他儿媳。独生子被鬼子打死了。炕里边有个蛤蟆洞，叫刘石头躲进去。

刘石头一看，这蛤蟆洞那么小，躲了自己躲不了少妇，怎么行！可是村那头已传来一阵阵急促的打门声。老汉和少妇不由分说，把刘石头推进炕洞里。

杏花把婴儿交给了老人，自己搬开屋角的柴禾堆躲了进去。

刚刚布置好，鬼子就推门进来了。

为了藏住洞口，老汉怀里抱着孙孙，端坐在炕洞口上。隔着一层薄薄的炕席，他们互相感到对方的体温，甚至是脉搏的跳动。

刘石头听鬼儿子问道：“你的，八路的有？”

老汉挪了挪屁股：“就那么巴掌大的地方，自己看去！”

鬼子翻箱倒柜地瞎倒腾着，老大爷一动不动。

突然，一个鬼子冲上来，要检查一下炕。他喝令老汉躲开，一只手已经抓住了炕席。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柴禾堆“哗啦”响了一下，把鬼子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几个鬼子叽哇叫着，搜查柴禾堆，把杏花拖出来了。

“花姑娘的有！”鬼子扑了土去，把杏花推倒地上。杏花挣扎着，喊着。

老汉的身体强烈地发抖。刘石头挣扎着要出来拼命，可是老汉却拼命地压着他，一动也不动。

突然一声枪响，杏花惨叫了一声！——原来她又撕又咬，把个鬼子双手咬得鲜血淋漓，鬼子忍不住，终于开枪了，这时，门外传来集合哨音，鬼子们才悻悻地走了。等到刘石头爬出来时，杏花已经断气，佟老汉也哭得昏迷过去了。

为了救自己，杏花献了生命，老汉失去了儿媳，小女孩失去了母亲！

从陪审员的口中，刘磊才知道佟大爷这次遇难的经过：原来，水库崩塌那天，佟家庄顿时平地水深三尺。佟大爷扯着孙女儿上房躲避。可怜孙女儿自从懂得人事以来，一直没经过这样的灾难，先慌了神，一步踏空，就失足落水。佟大爷赶忙去救，但不懂水性的孙女临危慌乱，乱扯一气，佟大爷年老力衰，摆脱不开，终于同归于尽了。

陪审员还出示了佟大爷祖孙俩的照片。在山老汉显著地苍老了。而他身旁那个少女，杏核般的眼，端正的鼻子，小巧的嘴唇，还有腮边的笑靥，活脱脱是她娘生前的模样！

谁想到呢！就是他们当年舍死忘生地救下的那位革命干部，害了他们一家三代，连个根也没留下。刘磊呀刘磊，反动派没做到的事，你倒做到了。这不叫犯罪，又叫什么？他甚至狂烈地仇恨起自己来！

刘磊想通了，过失杀人和蓄谋杀人的，虽然有机上的不同，但对人民的伤害是一样的，有时甚至更为恶劣！蓄谋杀人的，罪犯总要受到社会上的谴责。而象他那样的案件，受害者常是一大片。尤其不正常的是，在此以前，这类案的罪魁祸首从来没有受到过法

律的追究，心安理得地继续官居高位，受着社会和人民的尊敬。由于无法可依，受尊敬的人和尊敬人的人，随时都可能成为下一个惨案的罪魁或受害者。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痛感这种状况应该改变，哪怕自己将要成为第一个犯人！

看到刘磊稍微恢复平静后，庭长继续讯问：“被告，你认为公诉人的起诉是否属实？”

刘磊抬起头来平静地面对庭长的目光，象面对严酷的事实，默默地点了点头。

庭长再问：“根据法律，你有辩护权。你准备自己行使辩护权呢？还是委托什么人？”

刘磊摇摇头，低声而清晰地说：“我不需要辩护。”

被告这个急转直下的表现，不仅使旁听席上的亲友茫然，连审判席上的人们也惊异了。作家尖声地喊道：“庭长，我愿意为被告辩护。”

刘磊抬起头断然地说：“不，我不需要！”

是的，他不但不辩解，也决定对判决不要求上诉。毛主席早就说过：人民犯了法，也该坐班房。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是为了保护人民利益的。可是由于多年来的偏见，象他这样的领导干部，是绝不会因为这样的事而去坐牢的。现在的判决，不是他个人地位的低落，而是社会正义的伸张。这与他在“四人帮”时期在这里受到“监护”，是截然相反的。这正是人民战胜“四人帮”的胜利成果。我们党花了很大的劲，积累了多少惨痛的教训，才有了现在比较正确的思想路线与政治路线，才懂得用小生产的方式搞社会主义大生产、搞四个现代化是行不通的。于是颁布了民法、刑法，并正在试行经济法，要设立用法律来保证四化建设的经济法庭，这本身就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如果自己成了这种法的头一个制裁对象，那也没什么，为了党的利益，为了他曾满怀理想去参与的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他愿意大踏步地走进牢门！他扫了一眼泪眼盈盈的妻子和脸色严峻的儿子，以及一切关心着自己

的朋友们，啊，亲人们，你们明白我的一番苦心么？！

经过法庭的慎重讨论，根据犯罪的情节和后果，必须追究其法律责任；但根据被告对罪行的认识和悔改，量刑上从轻。最后，庭长宣布了对刘磊的判决：判刑五年。

书记员把全部审讯笔录整理签字之后，交给刘磊。刘磊接笔在手，象是签署一项郑重的文件，端端正正地签上两个刚劲的字：刘磊。

一切法律手续似乎已经办理完毕。吉普

车开来了，刘磊与亲友们点头告别。这时，陈喆再也抑制不住他汹涌的心潮了。他突然从公诉人席上站起，跨越栏杆，跳到刘磊面前，啪的伏在刘磊身上，喊道：“刘爸爸！”他浑身颤抖，滚滚热泪，涌泉般地流了出来。

刘磊却昂着头，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发，一字一板地说：“哭什么？你做得很对嘛。抬起头来！擦干眼泪，刑满后，我还可以为四个现代化再干十五年。那时，我一定由于有了反面的经验，而比现在干得好一些，慎重一些！”

（插画 唐小禾）



北京来的检察官

· 苏德楨 李延柱 藍阳春 ·

—

列车跨过黄河、越过长江，向着祖国的南方飞奔。

夜深了，每个车厢只剩下微弱的灯光。不管是坐席或是卧席的旅客，都已朦胧入睡。可是，八号车厢 102 号软卧的一位六十岁出头的旅客，却没有半点睡意，他半卧着，瘦削而颇带疲倦的脸孔对着窗外出神。他那炯炯有光的双眼，似要看透月色如霜的大地，搜索出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东西。良久，他转过脸，从枕头下的皮夹里掏出一迭信件，戴上老花眼镜，细心看起来……

这位老同志名叫杨青添。在这列车里，谁也不可能认识他。因为他是最高人民检察

院一位相当负责的干部，论地位和方便，他搭乘飞机是毫无问题的，而他却偏要搭乘火车，而且又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谁能想到这么一位大干部是这样出差的呢！然而，这位同志的确是叫杨青添。老杨从四十多年前参加革命到现在，一直是个忙人；自从打倒“四人帮”之后，更恨不得多长一个脑袋，多生一双手，填补国家的创伤，建造民族的幸福。就是这次他接受到南方一个城市亲自调查处理人民来信的任务，在北京上车前，他还是忙得连胡须也来不及剃，就上车了。用他的话来说，是“人生不曾偷得半日闲”。他不搭飞机而搭火车，目的也想破例地在列车上“偷得半日闲”，让神经的发条松动松动。可是，忙惯了的人，哪能安静？身负重任，哪能“偷闲”？

杨青添一封接一封地审阅这些群众来